

▲門票小洋二角附送圓扇一把
▲柄內間有名貴書畫扇券

飲發雷柔耍美
冰售波術脚女
乘扇煽技踏跳
涼券火擊車舞

第價古各中西
一廉扇種國洋
勝物陳歌影狗
地美列曲戲戲

嘯
移

人間軍閥是甚麼東西。人回答的好說開本來不是東西。你看只有連年戰伐。說南征和東西們爭風馬牛不相及。所以南北則有之東西則否。吳大帥從前過武。放一的高橋。新近由漢而保。由保而北。雷風。風行。對南口則懸賞。攻。對湖南則。兵力助。順。南又獎勵。北順了。北又獎勵。南誰知到。今日南口既然後攻下。湖南恰又給人長驅直入。這是多麼不開心的事啊。說起來還不如到新世界來。白相的朋友。製南就南。製北就北。地道裏走走。雖然天氣熱。要走出些香汗。然而終比吳大帥出汗來得寫些。

月●
日●

傳芳所演名旦角戲其小生戲余未之見也昨晚演浣紗記傳芳飾徐子中之小娘身段既合神情尤佳其一桶不忍與父分別情形覺天眞灑灑令人孝敬之心油然而生實屬不可多得藝術至此誠無間然

（廉夫趙汝惟）

天下皆是丐所不同情若者富貴若者市功名貪則市實利廉則市虛榮商賈市利厚百工市值輕農家市辛苦巧工勤躬耕雖曰同一丐也

詞

仲尼薄富貴。破滅此肌肋。顏氏亦步趨。
一簣食無欲。從知古聖所。好出
乎天懷。情曠達。辭窮屈。居貞卓
未盡其遊於方之外才氣絕。放餘
事工圖繪與人贊嗜。六法親堂與

鑒樓今人情經技一日滋生不搜
徧遠近時聞吹簫聲莫笑乞巧名
爾學乃成更史詩中畫千里上
誰推隱屠偏備臨政長城我耽
和句描人不驚欲以詩書畧到
三東(頭唐金瓶源)

荷夏初六之夕。庭前傳習所預排數目。爲遊殿閣。查惠明。寄來跳牆。寄棋柱。期。拷紅長。八折。舉會。疑記中重要節目。於五小時間。一一搬演。殊屬罕觀。予初意如此排演。決難計好何也。會演全部以紅娘爲主。蓋爲發生爲實。傳習所固不乏旦角。然除傳者。旁而外。未聞有傑出才。倘以兩人演八折數。現身事。免取觀者之非。表演結果。居然勝任愉快。能令人滿意。或且歎爲得未曾有。乃知所中人。釐出就旦。角論者。若而外。又有一華傳。準端。起止。間不特鼎足而三。且有駕而上之之概。得人如此。雖演全部。西廂亦正游刃有餘也。茲記是日諸旦分任各目如下。

王。值。

劉傳。舊。寄來。佳期。拷紅。
硃傳。雅。跳牆看桃。長亭。（以上爲套）
傳。吳人也。年十五。初。戲。僥倖充配。角本年始稍習。正戲。兼習。正月。兩月。
來。露。角。吳中。前部。排出。後。觀者。咸謂。飾。乃。嘉。者。最有。精。來。爲。全。極。
角。色。冠。絕。飾。者。誰。傳。是。也。不。特。明。眸。皓。齒。光。艷。人。即。其。歌。喉。白。口。玉。
潤。珠。圓。彼。彼。見。之。傳。者。因。感。俯。首。叩。口。齒。清。越。之。傳。亦。無。其。合。度。良。
演。四。廟。祀。而。傳。華。聲。名。益。勝。衆。人。口。乃。知。世。間。真。人。才。無。永。久。沉。沒。之。理。者。
友。李。君。爲。劇。於。戲。砌。末。要。別。最。精。月。旦。充。當。昨。往。觀。杜。丹。亭。後。欣。喜。
謂。華。實。在。芳。芳。上。老。眼。無。花。洵。然。洵。然。

病夫編拾

▲花頭陀。花頭陀，漢寧某招提之住持僧也。莫詳其里居，年始來寺爲僧口操，異鄉音語多不能解曉。其登臺拈額一目眇左足，僂不能行。性爽有姿量，恒飲酒歡升與人接。瑣瑣振耳晚歲白齒落，談少年事潛歷久無倦容。時有楊大眼者，號稱悍勇，悍素以拳術名邑人皆信服焉。楊目堂室如金剛故人以大眼名。嘗於作寺乘徒數十人曰：「世界無敵。」花見其大言炎炎，竊非笑之。其欲與之鬪，因不以不慣習對。且曰：「余年老殘病之人勝之不武，不勝過是則笑。」楊益憤厲以盛氣凌之。頭陀輒忍不與較。一日頭陀出遊適橋外自歸，遇於山嶽中楊遂橫過頭陀堅與決鬥。頭陀乃袖手斜立伸一足謂楊曰：汝欲動吾足吾即許汝勝矣。楊盡力觸之終不能動。有牧童數人於山麓觀之，羣起譁笑之。楊抱頭鼠竄而歸以爲之羞。不能動有牧童數人於山麓觀之羣起譁笑之楊抱頭鼠竄而歸以爲之羞。

頭陀之名遂傳於閭里間。邑人李孝廉聞命乃遣寺往訪頭陀兄某。弟應接待其殷日久。益相厚善。孝廉於笑開細詰其家世。頭陀自述其先本成都人。少年時孔武有力喜格鬪。嘗以彈丸擊人每於數十武外試之無不中者。中者縱償從徒二四輩追趕江上。下專以却暑爲生。曾郭某公子營某軍長家時方偕友賈舟游廣資甚富。頭陀偵悉遂遁同於途次。初之薄暮舟甫停泊某公子正立榜首眺望。頭陀見公子以彈擊之忽一女郎由密處現見伸手接彈回棹。頭陀中其頭部傷其目。頭陀發一彈女郎又發一彈轉射之中左足。頭陀遂仆於地。其黨衆知不可敵乃扶頭陀遁去。頭陀既喪其目復斃其足受戾偏袒出家云。

李秀芬生成一副美麗的容貌，苗條的身材，膚白唇紅，委實是個美人兒。楊桂如近和一位富翁的兒子談婚，碧笙發生了戀愛關係，兩人打算結婚了。可是秀芬的清白身體早已被碧笙弄污損過了。天黃昏的時候，天氣熱得很，碧笙和秀芬坐了汽車開足馬力兜風去遊一對未婚夫婦在汽車裏兀自的親熱熟說着情話，尤其是碧笙面上不住的露着笑容顯出他得意的樣子來。在汽車轉彎的時候忽然迎面飛也似的來了一輛運貨汽車，碧笙的汽車躲避不及兩下裏猛烈地接了一個吻。這時候秀芬的頭恰巧撞在玻璃窗上不由分說額角上早開了個天窗，滿臉是血。那碧笙却意得好像熱鍋上的螞蟥忙跳下車來叫了轎街車將秀芬送到醫院裏去。那輛運貨汽車也略略損壞了一些街上多事的人狂吹着警笛秩序頓時亂起來了。幸虧幾個巡警趕上來維持秩序將觀者逐散了。又將兩輛汽車抄號了號碼一場禍事纔算閉幕。

秀芬自從進醫院後碧笙不往的來了探望她。碧笙還急急問醫生秀芬的病處大概還有幾天可以愈了？

曹永滋

取出一張照片來她微笑了笑，羞答答地將這張照片放在自己嘴上，挖了個吻。這個當兒門呀的一聲響，看護送了封信進來，她的粉臉上早速露出一陣紅霞。忙將照片放在原處一面將那封信拆開來看。信上寫道：

秀妹：我真不幸！自從你進院後那一天我不焦灼萬分啊！但望你快快痊癒早日結婚。現在我聽說你將出院了，那我一百廿分鐘的快活、唉！薄命的我不能愛你的了。可憐的我已是一個殘廢的人。那足足已和我脫離關係不潔而……那天我要到你醫院裏來望望你，你那惡劣的電報和我作對。軌了我的……咳，我是個獨腳人。我也不想再要你了，因為爲了我你將來終身的幸福不是都犧牲淨盡了麼？我也不願告訴我所住的那所醫院使你見了傷心。我希望你再選個比我還好的男子做你的丈夫吧，你自己珍重些吧！祝你 啟安 碧笙

秀芬看完了這封閉目停止了半會。她漸漸地睜開眼來，肚裏想着碧笙真是個漂亮男子。這倒底他沒騙我。唉，這是我沒福嫁他。

詩曰

第三十節 求開釋肝膽現業師

好惜魚書達，豪情在風化，專爲開誠須知，
繹綫非其，罪道路，傳屈抑聲。

蓋曲園爲丁香舛之師，丁香舛則文淑士之師也，曲園先生博通經史，泛覽諸子百家文章，經濟天下，爲當

代第一人，聞人香菴先生久，遂於經術曲園所著，刊入

清經解，解編香菴所著，謂劉人學，古堂後先相望，洵

博學之真傳，經之的派，玉則所以盡失，其派然，

傾許其，疑門立學，執贊門下者，曰，汝玉猶可借之，大道

也，此次汝玉被羅織沙，香菴先生慨然之出，曾致函左

秀芬出院後她差不多天天在那裏找尋碧雲的踪跡可是總也尋不着因此他玉容瘦削了不少一天她無意的走過振旅旅館看見旅館裏圍圍熱熱在那裏迎娶不覺她起了一種感想我怎的還沒嫁人呀這當兒旅館裏走出一個英俊少年來身上看得漂亮非凡一望而知是新郎了秀芬細細對他打量了一會心還問去他不是張碧雲是誰啊她又細細的一想她明白了原來碧雲掉個窟窿花能了他不過嫌我臉上有了疤好難看就不要我了那麼我不是秀芬可是碧雲的替人將來未必

自庚辰六月初一日起至

暑期施診證
自農曆六月十一日起至十二時門診以二十號為限概不取費祇收藥金一角
午後照例來診者携此證紙為憑星期日及星期一上午均停診大馬路西藏路新世界報館

10

司馬其案情詳列其中司馬不以經師而特讀之隱云
有眼不識泰山是也香學先生回不附外事此希以師
弟之誼忠肝義膽發於情之所不自已司馬豈不知之
知之而仍勉之其有愧於文獻之後人無以對天下之
經師不學無術之尤者也在汝王之問釋與否本無容
心其間由茲而開釋似亦無足爲學因此而羅押初亦
無足爲辱辱之辨皆屑屑與小人較說遷古所謂人
丈夫者威武不能屈者也然能屈能伸未嘗非大丈夫
之氣概故王誠屈矣語云水落石出自有明心之一日
吾不知汝王之屈何日能伸汝王之心何時可明哉